

一个尿床到十三岁的孩子，怎么就改变了整个日本的命运

话说在日本，您要是去搞个民意调查，问一句“你最崇拜的历史人物是谁”，排在第一位的，不是丰臣秀吉，不是德川家康，而是一个叫坂本龙马的人。

这事儿有意思了。

丰臣秀吉统一天下，德川家康开创了两百六十年的太平盛世，这俩人的功业够大了吧？但日本人偏偏把票投给了坂本龙马——一个只活了三十一岁、连个正经官职都没当过的脱藩浪人。

您想想看，这就好比中国人搞个投票，结果排第一的既不是秦皇汉武，也不是唐宗宋祖，而是一个江湖游侠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人干的事儿，比当皇帝还牛。

来，咱们掰扯掰扯，坂本龙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

一、出身：富商之后，却是最底层的武士

天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（新历1836年1月3日），坂本龙马出生在土佐藩高知城下町。他爹叫坂本八平，身份是乡士。

什么叫乡士？说白了，就是武士阶层里的最底层。日本封建社会的武士等级森严得很，上士和下士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墙。上士走路走大路，下士只能走小巷；下雨天，下士遇见上士，得站在泥地里行礼让路。这就好比你在一个公司里，虽然挂着个“员工”的头衔，但连食堂都不能跟领导坐一桌。

但这里头有个矛盾——坂本家其实很有钱。他们祖上是高知城下的大商人“才谷屋”，后来花钱买了个武士身份。家里领有九十七石的领地，外加十石五斗的俸禄，在乡士里算是相当阔绰的。

您品，您细品。有钱，但没地位；是武士，但是最低等的武士。这种身份上的拧巴，后来深刻地影响了坂本龙马的一生。他既不会像上层武士那样维护旧秩序，也不会像底层农民那样逆来顺受。他天然就站在变革者的位置上。

再说龙马这孩子小时候什么样。用今天的话说——“差生”。据说他十二三岁还尿床，爱哭、不爱说话，被人欺负也不还手，周围人都觉得这孩子脑子不太灵光。上私塾的时候，跟同学打架，对方直接拔刀砍他，他拿起木箱盖子一挡——好歹保住了脑袋，但学也上不下去了，被父亲领回了家。

这事儿搁今天，妥妥就是一个“问题少年”。

但龙马有个好姐姐。他姐姐坂本乙女，是个身高将近一米七的“女汉子”，文武双全。母亲去世后，乙女一手把龙马带大。龙马不会游泳，乙女直接把他拎到河边，用竹竿戳他，逼他跳下去——还别说，就这么学会了。龙马后来说过一句话：“姐姐对我的恩情，比父母还大。”

十四岁那年，龙马被送去学剑术，拜入日根野弁治的小栗流道场。这一学，跟换了个人似的，五年就拿下了初级结业证明。后来又去了江户，进了千叶定吉的“小千叶”道场，学北辰一刀流。

这里头学问大了。一个从小被人看不起的“废柴”，在刀法上找到了自信。但真正改变坂本龙马命运的，不是剑术，而是一艘船。

二、黑船来了：从“攘夷愤青”到“开国先锋”

嘉永六年（1853年），龙马到江户学剑术的第一年，美国人培里带着四艘黑船开进了浦贺港，用六十多门大炮对天空鸣炮示威，逼着日本开国。

龙马被征调到品川海岸担任警备，亲眼目睹了这些钢铁巨兽。回去之后，他给父亲写了封信：“不久必有战事，届时我将取下外国人的首级，再返乡侍奉您。”

您看，这时候的龙马，还是个标准的攘夷愤青——老子要砍洋鬼子的脑袋。

但接下来发生的事，让他一步步变了。

文久二年（1862年），龙马做了一个惊天的决定——脱藩。

脱藩是什么概念？简单说，就是叛逃。你不光自己成了通缉犯，你的家人还要受到连坐处罚。这就好比一个体制内的人，不是辞职走人，而是撕了户口本、砸了铁饭碗，从此流浪江湖。没有后路，没有退路，一条道走到黑。

龙马为什么要脱藩？因为他发现，待在土佐藩的框架里，什么事儿都干不了。武市半平太搞了个土佐勤王党，想从内部推动改革，结果呢？上面不听、同事内讧、最后武市自己被迫切腹。体制内改良这条路，走不通。

脱藩之后的龙马，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——胜海舟。

三、“我本来是去杀他的”：龙马与胜海舟

这段故事堪称传奇。

胜海舟是幕府的重臣，军舰奉行——用今天的话说，相当于海军司令。龙马原本是抱着“刺杀卖国贼”的心态去见他的。因为在攘夷派眼里，胜海舟主张开国，就是汉奸。

但胜海舟没有拒之门外，而是让龙马坐下来，跟他聊了一个晚上。

胜海舟说了什么？大意是：你们攘夷攘夷，拿什么攘？拿日本刀去砍人家的蒸汽战舰？咱们连造船都不会，怎么跟人家打？真正的爱国，不是闭着眼睛喊口号，是先学人家的本事，把自己壮大起来。

龙马听完，当场跪下来拜师。

这就好比什么呢？这就好比一个激进的环保主义者闯进石油公司总裁的办公室，本来是要泼油漆的，结果听人家讲了一晚上新能源技术，第二天变成了总裁的助理。

从这一刻起，坂本龙马完成了人生中最关键的认知升级：从“攘夷”变成了“开国”，从“破坏”变成了“建设”。

胜海舟在神户开设了海军操练所，龙马成了他的得力助手。在这里，龙马学到的不仅是航海术和西方知识，更重要的是一个理念——日本不是某个藩的日本，是所有日本人的日本。

这个理念，在当时的日本堪称石破天惊。

四、撮合死敌：萨长同盟

好了，接下来的事情，才是坂本龙马封神的关键。

当时的日本，要推翻幕府，有两个最强的藩——萨摩和长州。但这两家是死对头。

怎么回事儿呢？1864年，萨摩藩和会津藩联手，在京都搞了个“八月十八日政变”，把长州势力赶出了京都。紧接着又是“禁门之变”，萨摩参与了对长州的军事打击。这仇结大了。您想想看，这就好比两个邻居，一个把另一个打出了小区，还在业主群里把他拉黑了——你说还怎么合作？

但龙马偏偏就干成了这事。

他和另一位土佐脱藩志士中冈慎太郎一起，在萨摩和长州之间穿针引线。龙马的策略非常巧妙：他让萨摩帮长州买军火（因为长州被幕府制裁，买不到武器），让长州帮萨摩买粮食。先做生意，再谈政治。你品，这不就是今天商业谈判的基本套路吗？先建立利益纽带，再建立政治同盟。

庆应二年旧历一月二十一日（新历1866年3月7日），在京都小松带刀的府邸里，萨摩的西乡隆盛、大久保利通，和长州的木户孝允（桂小五郎），终于坐到了一起，签订了萨长同盟的六条密约。坂本龙马作为中间人，亲笔在密约背面签字画押，为这份盟约做了担保。

事儿在历史上有多重要？说白了，没有萨长同盟，就没有倒幕运动；没有倒幕运动，就没有明治维新；没有明治维新，日本可能就是另一个被列强瓜分的东方国家。

而促成这一切的，是一个没有官职、没有军队、没有地盘的脱藩浪人。

这就好比两家打得你死我活的大公司，被一个既不是股东也不是员工的自由职业者，给撮合到一块去了。您说神不神？

五、船中八策：一个浪人的建国蓝图

萨长同盟搞定之后，龙马干了一件更超前的事。

庆应三年（1867年）六月，龙马在从长崎前往京都的土佐藩船“夕顔丸”上，向土佐藩士后藤象二郎提出了一份纲领性文件——船中八策。

八条内容，条条切中要害：

第一，天下政权还于朝廷。 这就是后来“大政奉还”的理论依据。

第二，设上下议政局。 这等于在说，日本应该搞议会制度。

第三，延揽天下人才，废除有名无实的官职。 这是在说，打破门阀政治，搞人才选拔。

第四，与外国交际，重新制定条约。 这是在说，要收回不平等条约中丧失的权益。

第五，制定新法典。 法治国家的雏形。

第六，扩张海军。 这是龙马从胜海舟那儿学到的。

第七，设置天皇亲兵，护卫帝都。 国防建设。

第八，金银货币与外国均等。 这是在说，要改革金融体系，对接国际市场。

您看看这八条，这哪像一个封建武士写的？这分明是一份现代国家的建国纲领。里面有议会民主、有法治精神、有国际视野、有经济改革——放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东亚，这思想起码超前了二十年。

更了不起的是，这份纲领后来真的实现了。明治政府成立后颁布的《五条誓文》，核心内容跟船中八策高度重合。一个浪人在船上写的东西，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建国方针——您说这事儿上哪儿说理去？

六、大政奉还：不流血的革命

船中八策的第一条，就是“大政奉还”——让德川将军把权力交还给天皇。

龙马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设计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。

对天皇来说，权力回来了，当然好。对倒幕派来说，幕府没了，目标实现了。但对德川家来说呢？龙马的方案是——你把权力还了，但你还可以以“诸侯之首”的身份参与新政府。你不是被消灭，而是被“转型”。

这就好比一个公司要改制，老董事长交出控制权，但在新的董事会里还有一个席位。面子有了，安全有了，总比被人清算强。

庆应三年十月十四日（1867年11月9日），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正式向天皇奏请大政奉还。两百六十年的幕府统治，就此和平落幕。

事儿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。一场政权更迭，几乎没怎么流血。对比一下法国大革命，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，整个法国血流成河。再对比一下中国的辛亥革命，虽然也搞了个“优待清室条例”，但过程中依然打了不少仗。

而日本的大政奉还，之所以能相对和平地完成，背后有坂本龙马的方案设计在起作用。当然，后来还是爆发了戊辰战争，但那是因为各方利益调整出了问题，龙马的初衷确实是尽量避免流血。

七、近江屋之夜：三十一岁，生日即忌日

庆应三年十一月十五日（1867年12月10日）。

这一天，按旧历算正好是十一月十五日——和他出生那天同月同日。按满岁算，他刚满三十一岁。

当晚，龙马在京都近江屋二楼，和好友中冈慎太郎聊天。突然，几名刺客闯入。龙马身中三十四刀，致命伤在头部；中冈慎太郎身中二十八刀，两天后也死了。

谁杀的？这成了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。目前最被学界认可的说法，是京都见回组的今井信郎所为。但也有人说这是萨摩藩干的，甚至还有人说是新选组。真相至今没有定论。

龙马死的时候，离大政奉还刚刚过去不到一个月。他设计了一个新日本的蓝图，却没能活着看到它变成现实。

八、为什么日本人最崇拜他

说到这儿，咱们回过头来想一个问题：坂本龙马为什么能成为日本人心中的第一英雄？

他不是最有权力的人——他连个正经官都没当过。

他不是最能打仗的人——西乡隆盛带兵比他强。

他不是最有学问的人——他自己都说“我是个才疏学浅的人”。

但他有一样东西，是同时代所有人都比不了的——格局。

在所有人都在想“我的藩怎么办”的时候，他在想“日本怎么办”。在所有人都在喊“打倒幕府”的时候，他在想“打倒之后怎么建设”。在所有人都在拔刀的时候，他掏出的是一支笔和一份方案。

这就好比在一个办公室里，所有人都在为今天的KPI吵架，只有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白板上画了一幅五年战略图。这个人可能不是最聪明的，但他一定是站得最高、看得最远的。

坂本龙马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他是日本从封建走向近代的关键推手，虽然他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的设计落地。

历史上成大事的人，往往不是嗓门最大的那个，也不是拳头最硬的那个，而是脑子最清醒的那个。坂本龙马用三十一年的生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——真正改变世界的，不是刀，是思想；不是愤怒，是方案。一个人了不起，不在于他能消灭多少敌人，而在于他能把多少敌人变成朋友。您自个儿琢磨去吧。